

南通祈雨往事

□羌松延

长时间干旱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严重影响,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我市气象部门在连续几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后,于本月5日成功实施人工增雨。“催云化雨”让人们感慨自然力量的可掌控性。然而回溯历史长河,在科技匮乏的岁月里,面对干旱的南通人,曾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一场场庄严肃穆的祈雨仪式。那些弥漫着香火气息的神庙、响彻云霄的钟鼓、涂泥扮鬼的孩童,以及官员与百姓共同构筑的信仰图景,不仅是南通旱灾频发的历史见证,更是一部镌刻在江海大地上的民间精神史。下图左起:《东皋诗存》(乾隆三十一年文园刻本)中有关童子求雨的场景描写,蔡观明撰文《论禁屠祈雨》,民国祈雨旧照(京兆尹发起求雨)。



干旱催生的信仰之花
翻开地方志书,干旱如同一道狰狞的伤痕,贯穿了南通千年历史。

宋代明道元年(1032)的静海、海门等地饱受大旱之苦。南宋绍兴六年(1136),通州与真州、扬州、泰州并列“大旱”灾区。进入明代,干旱记载密度陡增:永乐六年至七年的跨年度大旱让运河干涸;成化二十年更是出现“河竭,斗粟易子女”的人间惨剧;万历十六年“大旱,民饥,人相食”的记载触目惊心。正如邑人方汝谦在《苦雨行》中所叹:“四月五月河水涸,播谷田间供鸟雀,筑坛祈雨雨淋淋,典衣易种空囊橐。”寥寥数语,将旱情的紧迫、祈雨的虔诚与民生的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

清代至民国,旱灾愈演愈烈。1928年报载南通“自春初夏,河水浅涸,泥土干瘠,棉种待雨萌芽”,乡间农人“翘首企足,盼望甘霖下降”的焦灼画面跃然纸上。

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北岸,虽然滨江临海,但若季风稍一失常,便极易陷入干旱困境。加之当年水利设施简陋,人们抵御天灾的能力薄弱,干旱一旦降临,往往意味着庄稼绝收、饿殍遍野。从1934年石港“河水尽涸,稻多枯死”。……乡人饮水掘河底一洞,渗水少许为饮料”的记载,可见自然之力的碾压性优势。

当人力无法抗衡自然时,“天人感应”的朴素认知便成为精神支柱。先民们认为“天”是风雨主宰,干旱是神灵震怒的警示。这种信仰如同黑暗中的火把,将个体的恐惧凝聚成集体仪式:官员以祈雨彰显“牧民之责”,百姓在仪式中寻得心理慰藉,乡绅通过组织活动巩固权威,一场祈雨,便成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合剂。

南通祈雨的多元图景
祈雨是先民借助仪式向自然求助的朴素信仰。现存地方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清末民国时期南通祈雨的直接例证。

一是神庙祈雨。祈雨仪式主要在“阴界衙门”城隍庙进行。州牧或县官要斋戒三日,再率领属员向城隍菩萨行三跪九叩礼,祝文曰“行云布雨,普降甘霖”。仪式按“三日一周期”递进:初求断屠,再求禁屠,三求禁小屠(鱼虾),直至降雨方“开屠谢神”。海门邑庙的祷雨联“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求以至诚诚则灵”道破了官方仪式的核心逻辑——以虔诚换取甘霖。

地方志中,不乏州官为民祈雨的记载。明正德年间知州高鹏“力疾祷雨,冒暑行役”,不仅体现了官员对祈雨的重

视,也反映了民众对祈雨的期盼。

除城隍庙外,关帝庙、龙王庙等亦成为祈雨场所。徐海萍所记祈雨,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祈雨初求在城隍庙,满城文武官都参加。断屠三日,孩童扮水鬼,满身涂泥,四处奔走,街上贴满“商羊起舞”“石燕乱飞”“天降甘霖”“平地三尺”的条子。三日不雨到关帝庙再求,断小屠三日。如三日再不下雨,就在北上大殿山门前搭台再求,那时把南门关上。降雨后,方撤坛,由阴阳官呈报雨量。

除了州县,各区乡也在神庙祈雨。以四安为例,1934年,该区由周子谟、吴建中等发起,就祖师殿内祈雨,并于前一日“沐浴斋戒,以示虔诚”。1940年5月,市人又集祖师殿求雨,拜拜三日。几天后竟“天下甘霖”,随后又有“大雨”。又如1924年夏,吕四场场长褚德麟“出示禁屠三日,亲往各庙敬香”祈雨。三乐区镇场则“禁止屠宰,並集地方人士,诣郡庙申文虔诚祈雨”。

二是设坛求雨。1934年7月的公共体育场祈雨堪称民国时期的“标准范本”:场中二丈高的木台,大香炉焚烧老山香,北面悬钟鸣响三分钟,全场静肃默祷。上香后读祝文,鸣炮二十响。南通区专员郑亦同自赍“水龙求雨完善”,宣布“十日禁肉,清洁街巷”,县长金宗华则阐述“求天与心田”的哲学。

除了各级官员,地方各界也纷纷响应。1924年余西绅商僧道“齐至郡庙设坛建醮”。吕四则“有戒斋祈祷礼忏之举动……通街商人,布帖黄纸,上写求雨之字样,并设行雨龙王神位之香案”。

关于设坛祈雨流程,以1926年8月唐闻实业警卫团、董事会等发起的那次记载最为详细。当天,组织者“就资生铁厂门前,搭盖临时板厂为祈雨会所,请道士设坛诚求,并通知各肉铺禁屠三日。”初五上午,各厂代表等同赴祈雨会祈禱,其仪式流程细致入微,含献香、献爵、读祈祷文等18道程序,道士诵经与厂代表叩首交织,展现工商阶层对传统仪式的改造。而1932年庵化区“塑土为龙”、观仁区儿童“涂泥扮水鬼”,则是底层民众将巫术元素融入祈雨的生动案例,充满原始生命力。

三是驱赶旱魃。每逢大旱,老百姓便以为是“旱魃为虐”。张謇诗句“风吹旱魃过,满目皆碱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古人的意识中,旱灾来临,就要想办法驱赶旱魃。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白蒲姜恭寿记载了他目击的一场童子(巫师)求雨的场面:“小巫击钟,大巫击鼓,披发旋旋作鬼舞,欲雨不雨神

其吐。……嗔气成云,挥泪成雨。小巫瞪瞪,大巫恍惚。仰观青天,面色如土。”在旱魃横恣、滴雨不下的情形下,人们满怀希望地请来童子驱魃求雨,结果忙碌了半天,众巫没能驱赶旱魃,落得个小巫面面相觑,大巫哀叹不已的悲凉局面。

四是土龙崇拜。为求得龙王爷开恩,赐雨人间,堆筑土龙成了南通祈雨的特色仪式。1924年,大达轮船公司“塑泥龙一座,耳目鼻俱全,身体在岸者,蜿蜒丈余,加以粉色,其尾在河之东岸,宛如游龙戏水之势。其目装以电灯,夜则电光灼灼,煞是可观。又塑虾蟆一只,伏于龙首前”“巫者二三人,身衣红裙,手持法刀,会同儿童六七人,裸体涂泥,手持柳条,同赴白龙庙请神。沿途鼓乐喧天,途为之塞。及迎回,诸巫叩首礼拜,作法祷告,喃喃不已,为之开光。炮竹之声,不绝于耳。”堪称微型狂欢节。而四安土龙“长五丈,刻划鳞脚”,石港土龙“蚌壳为鳞,首南尾北”,体现了民众对“龙行雨施”的具象化想象。

为祭祀龙神,人们还建造了龙王庙,并为龙王塑像,“祭龙”求雨是主要活动之一。一系列祈雨活动亦直接使南通的龙神庙有所增加。仅以现存的庙宇或地名而言,南通各地的龙王庙及海安白龙寺、唐闸与五甲的白龙庙、四安老龙庙等,都是当年“祭龙”求雨的历史遗存。其中,四安老龙庙就是在筑土龙求雨成功之后,乡民们为还愿而捐献木料、砖瓦等物建成。

祈雨背后的众生百态
祈雨的结果往往充满了偶然性,一场巧合的降雨,便能让祈雨者成为传奇。1926年8月,南通县公署禁屠祈雨,后于“初七夜夜半忽然密云布,继降微雨”,至次日午后,“雨势较大,直至夜间未息。”初九“又复大雨沛降”。由此大雨沛降,“田畴得雨已足,禾苗咸受滋润”,这场及时雨让人们欢呼雀跃,将此视为神灵显灵。

1934年的那场祈雨活动也颇为“灵验”。据吴浦云记载,7月17日,他“率局中同人十一人赴公共体育场祷雨,郑氏及县县长有演说。祷雨后大雨一阵,为时甚少,巧事也。”20日又连下阵雨,以致“路旁之农家担粪者云‘此即铜角子’”。而22—24日再次连续下雨。如此巧合,实不多见。

组织祈雨不仅是当地官员应对灾害的手段,祈雨获利,更是官员的重要政绩,关系到他们的风评和升迁。祈雨失败,则可能被视为“政事不修”,遭民众诟病。官员们因此而格外重视祈雨,有的

甚至亲自参与。知州杨儒鲁,祈雨得应后难掩欣喜,曰:“吾民庶几活矣”。这背后既有对民生的关怀,也有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

充满戏剧性的一次祈雨是,南通县官为自身难符民望,还拉张謇出来求雨。《萧翁自订年谱》载,1922年6月15日,“久旱,因县知事请,祈雨。”张謇亲诣城隍庙,诵《祭告城隍神祈雨文》。求毕,甫出庙门,即开始下雨。对此,当年的军山气象台台长刘叔璜晚年曾撰文:那天有一低气压经南通之北而出海,在其前二日,南通气压即开始下降,偏东风势力渐强,湿度大增,确是久晴后之大变象,为梅雨的开始。

然而,祈雨过程中也不乏权力滥用的现象。明嘉靖年间,知州钟汪祈雨时,竟命令下属抢夺卖胡芦人的胡芦,称“我为你祈雨,难道不会让你的葫芦生长吗”,暴露了其借祈雨之名滥用职权本质。1929年7月,海安乡民聚众求雨,不服公安局制止,竟被击毙两人。乡民为此愈聚愈众,商店也一律罢市,进而又捣毁区党部、公安局等处,演变成一场社会风波。

祈雨失败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除了姜恭寿笔下的童子求雨,忙碌半天却颗粒无收,各地的祈雨多不能如愿。于是,人们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或是转而采取其他方式抗旱。如1934年南通通地官员为保险起见而赶办抽水机,就姚港外口“装置一百匹马力应水帮浦,用通明电力发动应水灌田……唐闸方面由大生一厂开五十匹马力应水机两只”。利用电力应水灌田,虽不如祈雨那般充满仪式感,却能实实在在地缓解旱情。

随着科学的进步,民国时期始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1924年,蔡观明刊文指禁屠祈雨“泥首于神前已至可笑”,且“侵犯人民营业之自由,而违宪法之所不许”,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反思。

当常规祈雨方式屡屡失效时,有人会以极端的苦行来表达诚意。顾懋官,字心农,“通地名诸生(按:同治庚午科)也,博学多能,性古傲,善弈,能文章……士林推重之”。史载顾“曾设馆于四安市乡金宅,海人不倦。某年亢旱,郡守求雨无效,先生见禾禾焦萎,乃斋戒沐浴,披发跣足,巡行田野间,仗剑诵咒,以针刺血,缮书告天,仰烈日中,愿以身殉。村童目之为痴,先生弗计也。如是者一日,即降倾盆大雨,禾黍复甦。”这种近乎悲壮的行为,展现了人们在绝境中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祈雨活动早已不见。但这些往事仍会偶尔流传在老人的口中,成为人们听来的久远趣事。

底朝天,只有八娘湾还有一泓清水。每天来八娘湾挑水的人是一拨接着一拨,却总是取之不尽。一天,两个挑水的少年人发现水底下隐约有一只石头箱子,一个嘴快的说这是八娘的陪葬品珠宝箱,于是好多人都来争抢。突然,岸上来了个白胡子老人,他说:“不能动,这只箱子是泉眼,通着东海龙王的水晶宫,打开箱子盖会把水引来。”这些少年人哪里听得进去,争打得头破血流,终于把石箱盖打开。突然,一股泉水喷涌而出,眨眼工夫把八娘湾及四邻八乡淹得汪洋一片。关于八娘湾显灵的传说越传越神,这位八娘的“功能”也日渐增多,人们遇到很多事都到八娘坟前祷告,祈求八娘神灵庇佑。但在历史资料上未有唐太宗到过江淮地区的记载(引自周金国《见说沧浪》第3页)。

与八娘湾一河之隔的墩头镇杜楼村二组,历史上有个古怪的地名“破八尺”。经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墩头镇志》总纂周金国先生研究,“破八尺”系人们口耳相传讹传,原为“伴八侧”,意为“伴在八娘之侧”(《墩头镇志》第457页)。“伴八侧”地名,佐证了“八娘湾”地名。一名地佐证另一地名,这在地名中极为罕见。

岁月悠悠,八娘湾的坟冢和坟前的祭庙早已毁坏,石桌、石鼎、石烛台早已散失。八娘湾河中原有一长埭子,上世纪被乡镇砖瓦厂取土制砖而消失。

历史人物

剿匪英雄缪天魁

□陈新华

如东栟茶清末民初有海匪。时有盗船游弋于风涛侵扰渔民,老坝头、十八总、姜家埭、洋南灶一带常有盗警。初时海匪人数不多,活动区域较小。盗胆渐大后,忽一日骤临栟茶北郊,人们扶老携幼逃往镇区。慈善人士蔡少岚集资,在南通购步枪六十支、招佃农二十余人,创办栟茶民团,缪天魁(字星垣)任教练、指挥。

民团组建刚满一月,海匪又自洋北港登陆。缪天魁率队由东路往二十八总,正好遇上海匪。激战之时缪天魁以“忠义”激励团丁,大呼:“不杀海匪,必死于海匪!”自己奋勇当先。清末武举人缪卓哉率民团援兵至,杨勋臣带右哨缉私兵从西路夹攻,海匪鼠窜。盐民敲锣呐喊,有的带大刀、鱼叉追赶。栟茶乡乡兵民合力,大获全胜。击毙海匪三人,擒获四人,负伤逃跑多人。海匪共有二百多人,剿匪一方仅有四十人,仅有快枪十支,民团射击技术尚未精熟,由于缪天魁指挥得当团丁无人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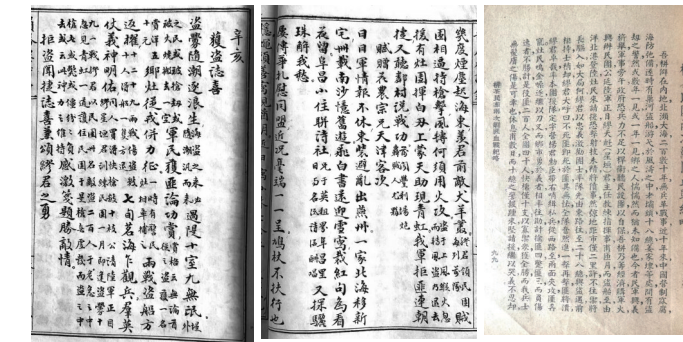
数日后,十总匪警又告急,灶董大哭求救。缪天魁带队进剿,到达时天色已暗,又下小雨,遂令各队分开驻扎。半夜后又令各队返回大本营,以防分割击破。次日,灶董得知匪船陷于海泥沉泞,催民团进攻。缪天魁见海匪占据洋南灶墩民居,范公堤外一片平坦,不敢冒进。灶董侦察到海匪仅有二十余人,仅有前膛枪,再催民团,又有灶民苦求。缪天魁率队进攻,同时联系援兵,以防不测。民团攻下第二排灶墩后,大队海匪突然从侧面插入团丁后方。他们放火烧屋,利用火势烟雾攻击团丁。民团中了诱敌之计。枪战非常激烈,海匪多人被击中,仍不撤退,他们也有军事能人指挥。缪天魁一度孤身退至洋口关帝庙,只剩七颗子弹。天助民团,风向突变,大火反而烧向海匪。援军又到,士气大振。缪天魁指挥团丁坚守阵地,集中火力定点清除。在雨点般枪击下,海匪一一倒地,有的仓皇四逃,有一股乘小舟扬帆而逸。此战伤亡匪数十人,缴获匪船一艘、子母炮一门。此后数月海匪不敢登陆。缪天魁被誉为豪杰英雄,受东台县府(当时栟茶隶属东台)奖励二千大洋。后来他将此款捐给栟茶中学。

《韵胜楼诗钞》中有一首徐藻写于1921年的诗,赞扬缪天魁英勇:几度烟尘起海东,羨君前敌犬羊丛。贼围相逼持枪击,风转何须用火攻。援有灶团挥白刃,上蒙天助现青虹。我军拒匪连朝捷,又听邻村说战功。

缪天魁深知海匪不会善罢甘休,自建一亭于王家园,取名防御亭,既作纪念,又警众人。亭高三米,顶盖似枫叶,又称枫叶亭。亭中有蔡观明撰文,缪文功书写的《缪君星垣墓志铭》石碑,当时他在人世。四周花木郁郁,花园成为栟茶景点。

缪天魁在公益方面也颇有贡献。一些绅董商户赠以厚礼,他悉数退回。缴获的海匪劫掠财物由他主持核对,全部退还原主。他负责水龙局,亲赴上海购置洋水龙,并购滑轮装在水龙底部使之能滑行。亲自设计,请人制作铝皮缸,每晚挂于各路口。捐资修复一眼水井、给七八条巷道铺砖、给火灾之家施粥和生活费用,又捐赠四百大洋给栟茶中学。缪天魁深受栟茶市民敬重。

下图上:防御亭中的《缪君星垣墓志铭》石碑,下:叶文瀚遗著《栟茶民团两次剿匪血战记略》及《韵胜楼诗钞》徐藻赞缪天魁诗。



行医崇文单达鲤

□单思洪

南通州正场单氏十六世单达鲤,清代中期正场、双池头、油榨及周边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在当时的医学界、文化界享有盛名。

达鲤自幼“灵敏笃学无荒”,因“屡试未获,由异路而列成均”。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崇川镇场单氏宗谱》(五修本)中有单达鲤撰写的《镇场园林图》文、《双池园林图》文等篇,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虽为布衣,达鲤公不消沉不自弃,依然奋勇前行。一些地方官员多次对他委以重任,使其发挥才能造福桑梓。府衙命姓、傅姓、保姓官员各自于嘉庆二十年、道光十二年和十四年传喻政令,请达鲤出面管理、监督赈济事务,面诺旌奖。期间还兼管治理油榨以南两圩民沙,疏理河港。道光二十一年,景姓官员传喻政令,命达鲤公招募乡勇以御海匪,确保地方安全。

达鲤公更传承父兄的中医大业,并发扬光大。

清代中期,油榨以南的大片沙地开发不久,新迁居民生活条件差,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他们的健康影响很大。为此,达鲤公放弃了随父兄迁往条件优裕的正场街开药店行医的念头,从祖居地双池头单河园迁居油榨街,开办了单东世济堂药店兼行医,为当地民众及沙地移民治病。

道光年间,沿海地区瘟疫流行,油榨街至海门一带民众恐慌。达鲤公凭借高超的中医医术,多次阻止了疫情蔓延。他在油榨、海门一带行医时,解决了多种疑难杂症,民众深感其恩。海门当地极具声望的大户和乡绅为达鲤公东世济堂铸造了高大庄严的门厅,一时名扬江北,“识见精良,大江以北,人共钦崇”。至今油榨街年长居民中仍有关于他的故事流传。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江海廉韵、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图文结合为佳。投稿邮箱:csjy1000@163.com。

海安市墩头镇墩北村四十组(原姚簪村二组)有一名胜古迹八娘湾,相传因皇帝宠妃八娘葬于此而得名。

关于八娘湾的传说,有两种。

一说:今年82岁的庞东荣老先生,家住八娘湾南边约300米的地方,年少时常听邻居李老木匠讲述八娘湾的故事。相传,隋炀帝行乐,带着宠妃八娘到扬州看琼花。八娘不习南方水土,染病身亡。天气热,灵柩不能运回去。隋炀帝下旨,寻风水宝地厚葬。大臣奉旨寻宝地,到了姚簪庄西北约800米的地方,看到这里地势高出,西侧一条南北大河在此折弯西去,充满阳气、灵气、秀气。大臣不禁赞叹:“此乃地灵水秀宝地,八娘当长眠于斯。”据说,八娘的陪葬品有十箱金银珠宝,还有八金灶。为防盗墓,堆了九百八十一个假坟头。盗墓贼一直打八娘墓的主意,当地百姓则一直守护着八娘坟冢。一天,有位道人到八娘湾转了半天,说那长青树的是八娘真坟。当地百姓听说,赶紧在所有的坟头都栽上了冬青树。盗墓贼弄不清哪是八娘的真墓,只好放弃而去。有一年大旱,四邻八乡的沟沟塘塘都干涸了,只八娘湾还有一泓清水,成了方圆百里灾民的救命水。每天到八娘湾取水的人络绎不绝,这一泓清水总是取之不尽。一天,有两个少年发现水底下隐隐约约有只石

头箱子,箱子上还有把金锁,箱子下面有石板。消息传出,想发横财的人认为,石箱子石板下定有许多金银财宝,便打起来主意。正准备打开石箱上的金锁时,岸上来了个白胡子老者。老者说:“石箱子不能打开,因为里面有暗器,只要打开就会飞出七七四十九把飞刀,斩杀不速之客。下面的石板是水道门。”当年隋炀帝亲手握神弓射射箭箭,一支射海、一支射江、一支射湖。如果掀开石板,就会引来五湖四海三江水,把这地方淹成泽国。”说罢,白胡子老者不见了。现场取水的人认为是仙人指点。想发横财的人也没敢动手开金锁。说来也奇怪,一泓清水渐渐上涨,不一会儿满河清流。八娘湾一带河道,从此再也没干涸过。八娘荫庇当地百姓的事很快传开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消祸破灾、生儿育女、嫁女求媳什么的,都到八娘湾烧香磕头,求八娘神灵庇佑。四邻八乡的人纷至沓来,就连江淮南北的人也慕名而至。史书记载:隋炀帝604年即位,618年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缢杀,只能说隋炀帝到过扬州。

另外一个传说是: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句丽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屯兵集训。当时,墩头庄是运河以东江淮之间的兵营总部(薛仁贵部),李世民决定亲自来这里挑选将士。李世民宠妃八娘是海陵人,于是一起南下。太宗一行摆驾墩头时正好赶上春旱和瘟疫,士兵和老百姓苦不堪言。八娘力谏让士兵多挖深井,寻找清洁卫生的水源,帮助老百姓共同渡过灾难,为太宗采纳。据说共开凿了六六三十六口井,基本解决了驻军和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八娘让医官在井中撒上百粒的药物,瘟疫终于得到控制,然而八娘自己却染病身亡。唐太宗伤心不已,考虑到天气炎热,灵柩不便搬运,下令就地厚葬。太宗让人在离墩头六七里的西北河湾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据说陪葬金银珠宝有几十箱。几年后,守灵士兵相继撤走。因八娘有恩于家乡百姓,老百姓自发地为八娘守灵,又将几十具病故士兵的尸骸迁来葬在八娘坟的周围,让盗墓贼真假难辨。多年后,有一个73岁的老头带着子孙贩粮而归,途经八娘湾时,打起盗宝的歪主意。他们折腾半夜,终于找到藏宝的地方,盗窃一空。几十箱金银珠宝搬上草船。然而船刚到河心,一阵大风刮来,几条草船全部翻扣在水里,时值数九寒天,这伙贼人都冻死在八娘湾。说来也怪,以后凡是草船行船到这里都得绕过八娘湾,不然定会船翻人落水。于是至今鹿汪、姚簪还流传着这样的俗语:“男人难过七十三,草船难过八娘湾。”又过了好些年,有一年大旱,四邻八乡的沟沟塘塘都干得

娘是海陵人,于是一起南下。太宗一行摆驾墩头时正好赶上春旱和瘟疫,士兵和老百姓苦不堪言。八娘力谏让士兵多挖深井,寻找清洁卫生的水源,帮助老百姓共同渡过灾难,为太宗采纳。据说共开凿了六六三十六口井,基本解决了驻军和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八娘让医官在井中撒上百粒的药物,瘟疫终于得到控制,然而八娘自己却染病身亡。唐太宗伤心不已,考虑到天气炎热,灵柩不便搬运,下令就地厚葬。太宗让人在离墩头六七里的西北河湾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安葬,据说陪葬金银珠宝有几十箱。几年后,守灵士兵相继撤走。因八娘有恩于家乡百姓,老百姓自发地为八娘守灵,又将几十具病故士兵的尸骸迁来葬在八娘坟的周围,让盗墓贼真假难辨。多年后,有一个73岁的老头带着子孙贩粮而归,途经八娘湾时,打起盗宝的歪主意。他们折腾半夜,终于找到藏宝的地方,盗窃一空。几十箱金银珠宝搬上草船。然而船刚到河心,一阵大风刮来,几条草船全部翻扣在水里,时值数九寒天,这伙贼人都冻死在八娘湾。说来也怪,以后凡是草船行船到这里都得绕过八娘湾,不然定会船翻人落水。于是至今鹿汪、姚簪还流传着这样的俗语:“男人难过七十三,草船难过八娘湾。”又过了好些年,有一年大旱,四邻八乡的沟沟塘塘都干得